

巨 澜

下

叶辛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01 号

巨 澜(上、下)

作 者: 叶 辛

责任编辑: 莫贵阳

封面设计: 林 林

技术设计: 王秦生

出 版: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地 址: 中国·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邮政编码: 550002

电话号码: (0851) 6828570

印 刷: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

版 次: 199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mm1/32

印 张: 27.5 印张

字 数: 620 千字

印 数: 1—8000 (套)

书 号: ISBN7—221—04225—X/I·839

定 价: 32.80 元 (上、下)

纪明洁来接电话了，盛雍向她详细地叙述了总编辑布置的任务，接着说短篇小说《风雪狮子坳》，只有等他从乡下回来后才能动笔修改了，向她表示歉意。

“行啊。”纪明洁一口答应，然后话头一转，又约起稿来：“小盛，你这次下乡去，好好看个仔细，多抓点生动的材料，给我们写篇报告文学。现在太需要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东西了。怎么样，能答应吗？”

好家伙，纪明洁抓得可真凶，一个短篇没改出来，又约上一篇了。人还没下去，是写通讯报道，还是写内部情况，都还吃不准哪，她倒要发报告文学了。盛雍思忖着答：

“等我深入采访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有这个态度就有希望。”纪明洁在话筒里笑着，笑声好脆：“喂，你下乡去，给晓婷打招呼了吗？”

“刚给她挂过电话。”

“那行，行。”纪明洁又笑了，说了声再见，挂断了电话。

盛雍简直猜不透，纪明洁为什么要笑，为什么又说行。晓婷在电话上那口气，简直冷淡极了，行什么呀？

这天晚上，盛雍一夜未曾睡好，脑壳里七猜八想的，说不出的一种烦躁担心，恋爱重又产生波折的忧虑，始终重压着他。第二天清晨赶到长途客车站时，心里仍在后悔，总觉得昨天那个电话打坏了，还不如给她写封信，作个详尽的解释哩。跟着排成长队进站的旅客慢慢向前挪步的时候，他心头还在想，到了嘎多寨，住定下来，必须给她写封信，补救一下。也只有这样了……

“盛雍！”

一个熟悉的嗓门在叫他。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茫然地仰脸四顾。

“盛雍！”

这回听清了，是她，是贡晓婷在叫他。盛雍的脸上顿时泛出光

来，终于发现紧靠着进站口的栅栏边上，晓婷穿身公安制服，正举起手喜盈盈乐滋滋地挥着，招呼他过去。

盛雍扯紧了一下肩上的挎包，迟疑地走出队伍。呵，仅仅半年多点，晓婷变了。白色无沿软帽下，一绺烫成波浪形的刘海纷披在洁白如玉的前额上；脸上既有着羞怯，更带着股过去没有的活泼神色；那对眼睛泛波溢彩，晶莹透亮；脚上的皮鞋，也换成了目前最流行的那种带条豆纹边的半高跟鞋。怎么，她身旁还站着一个人，五十多岁，红光满面，高大魁梧，风度翩翩。莫非是……

“盛雍，快过来，你还愣着个啥呀！”贡晓婷迎上两步，一拉盛雍的手臂，直把他拉到那陌生人跟前：“这是爸爸。”

盛雍惊愕地眨了一下眼睛，万没想到，晓婷会在这么个场合，把他介绍给她的爸爸。他觉得心头发虚，赶紧笑着招呼：

“贡部长，哦，不，伯父……”

“哈哈，你还真拘谨呢！”贡建湘亲热地在他肩头拍了几下，随随便便地说：“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啦。百闻不如一见，见上一面，就有鲜明的形像感了。上车了，你们就一道进站吧。”

盛雍更是被弄糊涂了，怎么，贡晓婷也要跟他去乡下，她是特地请了假？

“瞧你，傻样！”晓婷嗔怪着，一扯他胳膊，又同贡建湘告别：“爸爸，再见！让她好好照顾你。”

“我还要哪个照顾呢！”贡建湘呵呵地笑着，看得出，他十分快活。

盛雍也同他告了别，随贡晓婷进了站。不等找到要乘坐的客车，盛雍就忍不住问：

“你同我摆什么迷魂阵呀？”

“知道你要问。”晓婷颇为得意地一笑，“跟你说吧，我为一个案子的事情，也要到月光县屏源镇去。事情决定得急，昨天上午刚给你写了封信，下午就接到你的电话……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盛雍笼在心上的疑云顿消，喜不自胜地说：“太好了！喂，你去了解什么案子？”

“拐卖妇女案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看你大惊小怪的样子。”晓婷的声音放低了，“在省城查获一个拐卖妇女的窝，其中的要犯，涉及到屏源镇上的人。”

“哪一个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晓婷把脸一沉：“跟你明说，不曾结案的案情，不能给你讲。你以后也得习惯起来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，别张嘴！”

盛雍故意轻松地吐了吐舌头，还学着电影上外国人那样，耸了耸肩：

“哟，好厉害！”

“谁叫你刺探机密！这可不能往小说上乱写。我们上车吧，瞧，车门都开了。”

52

灰蒙蒙的天空中，无声地飘洒着霏霏细雨，风随意地把繁密的细毛雨横吹过来，吹湿了寨路边的坝墙，吹湿了茅草屋的土墙，吹得草茎、树枝上，都凝聚起一颗颗圆滚滚、亮晶晶的雨珠。

寨子上有着一股难耐的静寂。这静寂仿佛有力量似的，死死地笼罩在寨子上空，紧压着人的心。

好端端地坐在堂屋里，陡地会觉得心头沉甸甸、沉甸甸的，像被啥箍住了一般，烦躁而又无从发泄。

华碧芳的肩膀抵着墙，脑壳歪歪地靠在肩上，睁大一双失神的眼睛，茫然地凝望着院坝外头。她那对妩媚的眼睛，此刻望去空落落的、空落落的，像两小口枯井一般。

要隔开好久，从屋檐上滴落一颗雨珠，轻微地发出滴嗒声。寨

子外头，飞过一只觅食的乌鸦。

好难熬的时光呀！

华碧芳寂寞得直想喊出声来。自从她在群众大会上，照着沈平的意思说过那一番话之后，卡多寨，三多大队的姑娘、媳妇、姨妈、婶娘们，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，对她冷淡下来。要不，遇上这样的雨天，总有三个五个姑娘或是小媳妇，带上袜垫、毛线、鞋底板，到她家来，一边做针线活、一边东拉西扯地说些闲话，白天的时光倒也过得好快。即使没得人来，她也可以牵上小笋笋的手、随便去哪家一坐，清要闲聊也能消磨个半天。可现在，莫说接连几天没得人上门来玩，即使她主动去人家屋头，别人也没得好脸色给她看。不倒茶、不请坐不说，话语之中，还要露出几句指桑骂槐的话来。华碧芳是多么伶俐的人，还能听不出那些话里的刺吗。

可是，有几个人晓得，华碧芳心头的苦衷呢。她在大庭广众下这样讲话，完全是听凭了沈平在摆布啊。沈平，哪个喊她那么深地恋着这个英俊的小伙子，恋着这个过去的同学呢。她觉得，为了他，再难堪的事情，她也会硬着头皮去做的呀。从她心底来说，她也不情愿说那些口水话，但是沈平是咋个样叮嘱她的呀。她还是说了。她想得极简单，只要依顺他，讨得他的欢喜，他就会愈加爱她。像他常常在她耳边轻柔呢喃地说出的一样，娶她，和她一道过相亲相爱的快活日子……哦，为了这，她啥都愿意去干。

她当真相信，沈平对她，掏出的也是一颗赤诚的心。为此，她觉得心安，感到幸福。哪晓得，仅仅只几天呀，她的心头忐忑不安起来了。满大队的寨邻，没有听工作组的话，在景传耕带动下，把坡上的、田坝里的粮食，统统收到自家屋头去了。

眼看天色要变，节令也不等人，她要不要收呢？听到从寨外传来的“砰咚砰咚”的挹谷声，她心头直发毛。终于，她顾不得沈平叮嘱的不要当着众人去找他的话了，她顾不得那么多了！她公开地去找沈平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一次比一次追问得紧，要不要收

粮食？要不要捋谷子？这是粮食啊！明年整整一年的口粮。起先沈平敷衍着她，要她稳住劲。后来，看出沈平心头也没得底，她哭了，当着沈平抹起眼泪来了。沈平厌烦了，皱着眉、跺着脚，喊她不要急，他得去请示、请示！

华碧芳从他的语气中听得出，他对她不耐烦了。为此，她更伤心了。她在扪心自问，她在他的心目中，究竟算个啥呀！

总算何羽开了恩，答应她可以捋谷子、可以收粮食了。工作组的好几个同志，还帮着她一道来收割。

华碧芳欢了。

她替他们煮饭，炒了一桌的菜；她给他们煨茶，提着瓦罐直送到田土边。她讨厌蒋学谦那张黑长脸，她总是觉得蒋学谦那双直勾勾盯住她的眼睛，透出的是讥诮的、淫邪的光。但因为他是同沈平一道来的，华碧芳也对他笑，也给他端茶送水。她见了很少吭气的艾振兴，神情不由自主地会拘谨起来。这个沉默寡言的工作干部，在与不在，往往都引不起人们的注意，难得说几句话，声气也是脆生生的，拘谨得很，活像个十八九岁的腼腆小伙。可他干起活路来，却快得令人吃惊，常常是不等你多注意，一片稻谷割完了，一箩谷子撮起了。有好几次，华碧芳都想给他送上几句道谢的话儿，但只要一看到他那双平静中似乎在沉思一般的目光，话到嘴边，华碧芳又说不出口了。她觉得，对这个工作干部，说那些就太俗气了。对沈平，华碧芳的感激和温情那就不用说了。一站到他的身旁，瞅着他那因出汗而泛着红光的脸庞，华碧芳也像会受感染似的，身上烘热起来，心头怦怦地跳。望着他的脸，华碧芳会忘乎所以地盯住他看，把周围的一切都忘记了。有几次，沈平都带点急促地提醒她：

“碧芳，碧芳，莫尽盯住我呀！”

华碧芳这才醒过神来，莫名其妙地发出一连串清朗朗的笑声，一溜烟跑开了。

她太欢了。

只可惜仅仅欢了收粮那两天。粮食收回寨子，沈平要她把谷子和包谷全都挑到集体的仓房里去。她像背脊上让人捅了一下：

“那是干啥呀？发疯吗？”

语气里是老大的不愿意。

沈平倒答得心平气和地，“嘿嘿，你在群众会上说，不愿意单干，单干不好！你就得爱集体呀，有爱集体的表现呀！”

“那是我要说的吗？那是你……”

“我咋个？”沈平沉下了脸，噘起了嘴，车转脸去。

华碧芳的心怦怦地直跳，沈平一生气，她就觉得六神无主了。用眼角连瞟了他几眼，他也不搭理她。华碧芳终于憋不住，走近他的身边，扯扯他的衣袖，声气又低又柔地问：

“你咋个了，怄气了吗？”

“我是为你好。”他正色道：“你咋个连这也不懂……”

“我是不懂啊，我还怕哩！这是我和小笋笋一年的口粮呀！”

“听工作组的话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”他冷冰冰地说。

华碧芳斜了他一眼，娇嗔地说：“那……依你还不成嘛！”

他笑了。她悬着的那颗心也随之安定下来了。

于是乎，她收获的谷子和包谷，全都挑到了集体的仓房里头，还都是她亲自挑去的。

也是从这以后，沈平再也没有到她屋头来过。每天晚上，天一黑尽，华碧芳就急不可待地央着小笋笋入睡。小笋笋在她的哄拍下一睡过去，她就怀着一股难耐的心情等待沈平到来。她洗净了脸，梳理了头发，换上一身新衣裳，倚墙坐在板凳上，两眼睁得老大老大，灯也不点地静候着。一天又一天，从天黑等到深夜，从充满期待到深深地失望。头天晚上没有等到，她心里说，第二天晚上他是一定会来的；第二天晚上等不到，她巴望着第三天。可他没有来，没有来，一晚上也没有来，好像他早把她忘记了。唉，哪天夜里，她不是噙着满眶的泪水躺下的呀！哪天她不是孤伶伶地躺在床上，淌下

几颗清泪呀。有回吃早饭，连小笋笋都眼巴巴地盯着她的脸问：

“阿妈，晚上你哭啥呀？”

问得华碧芳脸色也变子，心慌乱得不知答啥好。她怕娃儿出去随口乱说，逗引别人生疑。她深切地感到一种遭受冷落的凄清，她开始体会到，沈平这么个人，心深得很，摸也摸不着，她并不像原先所想的那样了解他。她对沈平产生了一种抓不住的疑惧心理。

由于沈平接连几天不来，华碧芳不但感到委屈，对听从沈平的劝告挑到集体仓房里去的粮食，也随之不放心了。挻来的谷子还没得晒干，就那么堆在仓房里，没人照管，会不会发霉变质呢？当真霉烂了，哪个来赔偿她的损失呢？她几次都想去烘房找到沈平，问问他，到底要把她的那些粮食咋个处理？几次她都已经离开家门，走出院坝，来到寨路上了。但每次她在寨路徘徊了一阵子，踟蹰着、犹豫着，最终还是回到屋头来了。她忘不了沈平在收完谷子时，晃着食指对她严厉地说出的话：

“记住了，莫再傻呵呵地跑来找我，听清了呗？”

“那……那是你不来呀……”

“我不来，是因为忙得脱不开身，你懂吗？脱不开身！再说，县委常委书记来了。常书记的厉害，你又不是不晓得！你老来找我，是要害我的。”

华碧芳记得，沈平在说这几句话时，眼里迸射出的，是刺人的凶光，骇人得很。她当时就意识到了，如果她不听他的劝，再像催问该不该收庄稼那样去找他，他真会对她发怒的。

为这，华碧芳的心情更加抑郁了。

在漫长的、简直像永不会停的雨天里，华碧芳内心深处骚动着期待、忧虑和茫然无措交织在一起的感情。她只能在小笋笋出去耍的时候，痴痴呆呆地坐在堂房里，望着寨里寨外凝然不动的景致出神。

寨路上“踢踏踢踏”地响起了脚步声，有人要从门前过了。会是哪个呢？

华碧芳正暗自猜测，蒋学谦的声气传了过来：

“嘿嘿，沈副书记，我是怕这一盘，我们又输啦……”

华碧芳的心里一阵惊喜，这几天里的盼望和焦虑，全在这一瞬间消失殆尽了。她陡地站起身来，习惯地伸手去捋一捋鬓发，几步赶到窗户后面，朝院坝外望着。她无声地喃喃自语着：这就是说，他来了，他同蒋黑脸一道来了……

脚步声渐渐近了，院坝外的寨路上，先看到蒋学谦那探头探脑朝院坝里张望的黑长脸。紧跟着，就看到沈平稍在他后头两三步，走了过来。他那张漂亮的、令华碧芳一见就心颤的脸，并不朝着华碧芳这边，而是瞧着相反的方向。令华碧芳惊愕而且气愤的，是他俩几乎不曾在院坝门口停留，就走过去了。

这是真的吗？几天不来，难得一次路过门口，他也故意不进来看一眼吗？

华碧芳瞪大了一双眼睛，双手捂住了胸口。只那么一刹那间，她就不顾一切地跳出了门槛，跑出院坝，追了上去，失态地喊了起来：

“沈平、沈平……”

她已经忘了，在他人面前，她该喊他沈副书记。

“干啥呀？”沈平倒稳得住，他甚至比蒋黑脸还要慢地转过身来，好像不认识她似地淡淡问道。

华碧芳被他这漠然的神态气得瞠目结舌，脸顿时涨得绯红，结结巴巴了一阵子，才找到话讲：

“呃……哦……我、我看到你、你们，我追出来，我是想、是想问一问，照你们的意思，挑到集体仓房里去的粮食，咋、咋个办？”

“啥照我们的意思！”蒋学谦抹起一张脸，伸出手指来抢白道：“那是你自觉自愿挑到集体仓房里去的，记住！憋包婆娘。”

“啥，我自觉自愿……”华碧芳还要喊，被沈平缓缓地一摆手阻止了，他莫测高深地一笑说：“就那几颗粮食吗？会处理、会处理的。你放心吧。”

华碧芳怕他又是敷衍了事，撅着嘴补充了一句：

“我屋头，快没得米了锅儿都要吊起了……”

“晓得、晓得，华碧芳，我们这三五天里就处理，就处理。”说着话，沈平还朝华碧芳使劲地挤挤眼睛，随着向蒋黑脸一抬手，两个人一先一后地晃着肩膀，沿着寨路一步步走远了。

华碧芳愣怔地站在那儿，直望到他俩的背影在拐弯处消失，还猜不出沈平朝她挤挤眼睛是啥意思。她木呆呆地一步一步走回屋里，尽把沈平的这一挤眼往好处想。他是在暗示，莫急，他会到她这儿来的，来告诉她咋个办。他是在向她表示亲昵，意思是说一切都由他照顾着哩，放心吧。华碧芳只有这样，把事儿往好处想，心中才得些安慰，才不致焦虑得坐卧不宁。

寨路上又一次响起了脚步声，缓慢而又凝沉，好像是哪个人挑着担子在走路。在这样的雨天里，会有哪个人挑担干活呢？是在担水吧。

华碧芳呆滞的目光移到寨路上，只见丁慧芸挑着两大箩东西，走进院坝里来了。

这是干啥呀？

华碧芳诧异地盯着慧芸因挑担而憋红了的脸。只见她挑的两只箩箩上，用大大的竹篾斗笠盖得严严实实。

箩箩里的东西一定很沉，足有一百多斤呢！丁慧芸挑着担费劲地上台阶时，华碧芳看到，她发亮的额头，沁出一颗颗汗珠来，凝聚起密集的一小片，有一小绺乌发，紧贴在额角上。

丁慧芸是干啥呢？往常华碧芳几乎同她没啥来往呀！

见丁慧芸上了台阶，也不歇担子，仍在往屋里走，华碧芳一步迎上去，抓住箩绳，帮着她迈过了半尺多高的门槛。

“慧、慧芸，你挑的是啥呀？那么沉。”

“你的谷子。”丁慧芸嗓音清亮地答着，轻巧灵活地一躬腰，担子就搁在地上了。

“我的谷子？”华碧芳惊喜中似又有些不信。

“是啊，你看。”慧芸把箩箩上盖的竹篾斗笠一一揭开说：“你的千多斤谷子堆在集体的仓房里，没有晒干，都捂出霉热气了。传耕让过了秤，记下数字之后，统通给你烘干了。他要我帮忙替你挑来。”

“传耕兄弟。”华碧芳讷讷地自语了一声，俯身抓起一烘干的谷子，在掌心里揉搓着，谷粒发出沙沙的轻响，手感到有点燥热。真的，真的，传耕烘干的谷子，简直和大太阳晒干的一模一样，倒进囤箩里回一回，马上就可以挑去打成米啦！人家对她如此关心，从犁田栽秧开始，直到现在收进屋头，哪一道工序，传耕兄弟没让人来帮助她啊！可她、她……她却恩将仇报，在会上说……说那种话……华碧芳心里阵阵失悔，望着手掌心里的谷子，嗫嗫嚅嚅的，说不出一句道谢的话来。她真正地感到了羞愧，垂下脑壳。

“你的心事我晓得，”华碧芳耳边传来慧芸低柔的声气，直落到她心底，“当真的，华碧芳，你为啥要在群众会上说那些话呢？那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吗？传耕让我顺便问你一下，他、或是其他寨邻，有啥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你尽管说。”

华碧芳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扑簌簌滚落下来，她连连摆着手说：

“不，不！没得，没得呀……”

“那你又为啥……”

“莫问了，慧芸，我求你莫问了，好吗？”华碧芳颤声说着，泪汪汪地瞅着慧芸，像是央求，又似申诉般道：“我、我也是莫法，我一个人孤苦零丁可怜、可怜、真可怜啊……呜咽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华碧芳呜咽着哭开了。

“莫哭，华碧芳，莫哭了。”慧芸一只手握住华碧芳的手腕，劝慰着摇了两摇，又把谷子替她挑进了里屋，倒进囤箩。而后，走出来，拽了拽她的衣袖说：“莫伤心了，你歇息吧。还有好几挑谷子，我去挑来。”

不等哽咽着的华碧芳说出话来，慧芸挑着一对空箩箩，跨出门

槛，下了台阶，走出院坝去了。

华碧芳颓然跌坐在板凳上，脸颊上的泪水也顾不得拭去。她脑壳里轰轰作响，完全被慧芸的举动震醒了。谷子堆放在仓房里，工作组根本没有管，沈平根本没有管！她白相信他了。他对他挤挤眼睛，纯粹是做着鬼脸来糊弄她，是要趁机脱身溜走呀。

泪水又溢出了眼眶，羞愧和感觉受骗后的激愤，一齐涌上心头，使华碧芳的眼前一阵阵发黑。

“阿妈，阿妈！”出去耍了好半天的小笋笋，这会儿满身糊着泥浆，脸上涂了一嘴稀泥巴，哇哇地哭叫着走进院坝来，“我跌倒在地上，全、全打湿了。”

华碧芳疯了似地冲出门，用从未有过的凶狠态度，朝着小笋笋吼了起来：

“哪个喊你跌倒的，憨包儿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脚杆，撕烂你的嘴……”

喊叫着，她把手高高举了起来。

小笋笋吓得嘶声大哭，回头就往外逃去。

华碧芳扑了上去，几步把小笋笋抓在手里，拦腰抱起紧紧地搂着，母子俩一道失声大哭起来。

53

“常爽，你真要把这儿的经验，在全公社推广？”

“全公社是没问题的。”常爽充满信心地仰起脸来，眯缝着两眼透过几株漆树的梢梢眺望西天边正在黯淡下去的夕阳，对尹毓秀说，“我敢断言，局面一推就开。”

“怕不见得。”

“你有什么根据？”

“郝老虎喘得那么凶，你没看见？他那富贵病又发作了。”

常爽垂下了眼睑：“这倒也是。又该催他进医院疗养了。这老汉，还像个娃儿，进医院也要人催。”

“他一进医院，屏源公社这台戏就不好唱。”

“你咋个了，还没干就泄气。”

“你看不出呀，新提起来的沈平，是跟着何羽走的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在屏源公社推不开局面，整个屏源区呢，想也不用想罗。”

“我总有一种预感，这件事，悬着哪。”

“跟你讲，我想的可不单单是一个公社，一个区……”

“那你还想在几个区推广？”

“全县。”

“全县？”尹毓秀目光中惊愕的神色，显见地是在说：你疯了！

常爽瞥了妻子一眼，坦率地笑着说：

“天塌了下来，有地接着。莫看眼前这件事似乎还悬着，毓秀，你放心，我心头有底。”

“你有啥底？”

“我的背后有两座大山……”

“两座大山？”

“两座大山撑着我的腰。一座是成百上千的普通农民，你看嘛，三多大队干了一年责任制，农民们认准了，这次何羽搞纠偏，有几个人听他的？连他们哄骗来的民兵，也抽身走了。”

“另一座呢？”

“另一座是党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很明显，搞责任承包，国家、集体、农民三得益，农村这一盘棋活了。实践证明是件大好事嘛。”

“话是这么讲。可地委、省委哪个领导出头支持你了？年初喻帆下了一次乡，回去后，他在哪次讲话中为你说话了？”

“在这个特定的时期，我倒觉得，他晓得了这件事不来追究，就是支持。”

毓秀不再说话了，端庄白晰的脸上却仍是忧心忡忡的。常爽合着她的脚步，缓缓走去。

常爽从石桥市赶到嘎多寨来已有十来天了。夫妇俩虽然都在一个寨上，但不住在一处，又各有各的工作，他们还没找到一次合适的机会谈谈心。今天，连着下了十来天的秋雨在早上停了，晌午过后又出了太阳，刮过一阵暖融融的秋风，山道、田埂路踩上去不溜滑了。常爽才趁着这夕阳西斜的时光，叫上尹毓秀陪他去卡多寨探望丁根元和华碧芳家。刚走出寨子，尹毓秀就端出了自己的忧思。

其实，常爽何尝不忧呢，苏维山就警告他注意“履霜之戒”，他何尝不知道自己这么干下去面临着风险呢。他极力宽慰尹毓秀，实际也是在鼓励自己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寻找一条道路，希望月光县的农民不再愁粮，不再过苦日子。现在这条路隐隐出现在面前了，他能不在实践中去拓宽它吗？

太阳落到山脊后面去了，西边天仍残存着一抹耀眼的余晖。有人在田埂上牵着马走过，沟渠里湍急的流水翻卷着沟底的细沙。收割过的山野、田坝呈现出一派恬静、阔远的景色，暮霭一阵比一阵快地低压下来。

“常书记，两口子散步呀！”有人在招呼他们。常爽起头来，看到三多大队支书费正明笑盈盈地瞅着他，他身旁站着景传耕、艾振兴、沈平和郝老虎。

“倒真有闲情，怪不得我在县城听说，人家要评你两口子当模范夫妇哩，呼哧呼哧。”郝老虎半开玩笑地道。

尹毓秀脸上的红润烘了上来。常爽连忙把话题扯开去：“还在统计总产量吗？”

“大眉目的数字，已经出来了。”费正明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，满脸粗粗细细的笑纹挤堆在一起，“大家粗粗一算，刨去交够国家的、留足集体的斤两，人均吃粮标准能达到五百斤。”

郝老虎喘着说：“呼哧呼哧，和前头十几年比，真是翻倍啦！”

“拿寨子上农民们的话来讲，是翻梢了。”艾振兴补充了一句。景传耕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，淡淡地接了一句：“刚够填饱肚皮。”“是嘛，再说，这数字也不精确。”沈平插了一句。

“不准确？”常爽追问一句。

费正明含蓄地一笑“怕露富。”

“对了，好多人家户，怕报多了露富，都把斤两数往下压。”艾振兴笑着道，“总要我们反复说明，决不给他们增加公粮、余粮、储备粮的数字，多收的粮食由他们自由处置，有些人才又多报一点。”

“哈哈！”常爽高兴了，瞅了尹毓秀一眼，仿佛在说，怎么样，事实同我估计的差不多吧。他留神着说话不多的景传耕，眉梢一挑，问：“你这个带头人，在想些啥？”

景传耕用粗糙的巴掌搓了搓红润黝黑的面颊，说：“光管肚皮饱，只是迈了一步。”

“噢，那么你还想过第二步、第三步？”常爽大感兴趣地问。

传耕点了一下头：“还没想周全。”

“讲讲看，讲讲看！”常爽催促着。

传耕羞涩地笑了笑，瞥了沈平一眼，说：“要叫三多富，我思量着，一手抓粮食，另一只手还要抓钱。”

“到哪儿去找钱呢？”艾振兴兴趣颇浓。

“坡上呀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找钱的门路多得很。”

“对对，有很多门路。”费正明点头说。

常爽眼睛一亮，赞赏地说：“传耕，你想得不错。这件事要好好同群众商量，让大家来出主意。你们的路子会越走越宽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笑着问：“你就光想这些，不想其他了？”

传耕摇摇头：“不敢妄想。”

“撒谎！”

传耕睁大了眼：“我哪里说了假话？”

“你就不想成亲吗？”

众人“哄”一下笑了起来。

“婚事要办的。”传耕的脸涨得通红，“你常书记能多住几天，就请你喝杯喜酒。”

“我走了，你捎句话，我也要赶来喝你这杯酒嘛！”常爽乐呵呵地道，“郝老虎，你不要笑，传耕这杯酒，没你的份。”

“你个常猴子，”郝老虎恼怒了，呼哧呼哧喘得好凶，“凭啥专门欺侮我？”

“你让大家看嘛，喘得这么凶，你得进医院……”

不待他讲完，郝老虎嚷了起来：“算了吧，我再不上你的当啦！”

“啥时我让你上当了？”

“你倒健忘。我进医院去，还让传耕指着我的脊梁骂呀，我不讨这声骂罗。”郝老虎呼哧呼哧地说，“我参加了三多的产量核计，拿定主意了，三多大队今年的路子，就是屏源公社明年的路子。这一冬，我就在屏源公社推广联产联心的责任制，到明年这个时候，满公社达到了三多大队这个吃粮标准，不用你逼，我自家钻医院去，彻底根治这富贵病。”

“这个权不在我这里，郝老虎，”常爽诙谐地说：“这个权在医生那里。你去向他们磕头作揖吧。”

“呼哧呼哧，我偏不去找医生，”郝老虎把眼一瞪说，“看他们……呼哧呼哧，看他们会追着我屁股来。”

众人又一阵畅笑。常爽和尹毓秀在笑声中，告别了大伙继续朝卡多寨走去。一番交谈，把两人心头的愁云吹散不少。

“看到了吗，在新的实践中，不但我们的农民们在变，连我们的基层干部，郝老虎、费正明也都在变。”常爽对尹毓秀道，“这些天，我借住在费正明家，听他讲装病躲避何羽的情景，肚皮也要笑痛。要在一年前，费正明会这个样吗……”

“还不能忙笑，”尹毓秀打断了常爽的话，提醒说，“常爽，我觉得，你把形势估计得过份乐观了。”